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歐北詩·鈔

(一)

趙翼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風北詩鈔

(一)

撰翼趙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上百首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甌北初集序

余主庚午京闈，得一五經卷，才氣超軼，兼數人之長。二場所擬詔誥，復極典雅，心知爲才士，亟取入解額。及榜發，則陽湖趙君雲崧也。謁見時，布衣徒步，英氣逼人，目光爛爛如巖下電。叩其所學，自秦漢以來，詩古文源流，已皆窺涉津奧，遂延課兩兒子。余筆墨填委時間，亦屬具草，初猶逞跡跑才，不就繩檢，繼乃益肆力於古。嘗見其閱前人集，一過輒不復省視，然其中真氣息、真境地，已無不洞燭底蘊。間出一語評隲，輒如鐵鑄。覆按之，卒無以易也。以是所見愈擴，每數日輒獲一進境。昔人所云三日刮目，殆無以過之。已而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詔命奏劄，援筆立就，無不中窾。會余深倚其佽助，然君不自以爲能，退直之下，益沉思旁訊，以古作者自期。嘗一月中作古文三十餘篇，篇各仿一家，示余，余爲指其派系所自。君輒以爲不謬，每相視而笑。計自庚午冬客余邸，至今七八年，其所進有他人數十年功力所不能及者。余所閱天下士多矣，若其心悟神解，舍筏登岸，則未有如君之捷且易者也。茲裒輯其數年所作詩，爲甌北初集，乞余弁其簡首。昔歐陽公一見蘇子瞻，卽許以出一頭地，度其時坡公所挾，不過如今所傳初發嘉州諸什，非有後來奇態橫絕之觀。然已傾倒若是，蓋珠光劍氣，一見自有不能掩者。君以數年卽足勝人數十年功力，英年茗發，來日方長，勿輒其勤，勿滿其志。吾安能測其所至哉？余辱劣，豈敢以廬陵自命？而君之

取益多師。累進益上。則正未可限。他日才益老。學益厚。萬斛之泉。不擇地湧出。行將卓然成不朽業。如陳後山所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不已者。此集猶特其初發嘉州時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通家生休
甯汪由敦撰。

甌北集序

吾友趙甌北觀察自黔中解官歸閒居奉母以其暇哀輯平生所爲詩約二千首將付梓郵寄示余屬爲其序嗚呼君可傳者不止此而天下後世苟資其言尙論舍是亦無以相見君少負逸才年二十餘以諸生入京師聲籍甚旋舉京兆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進奏文字多出君手每歲秋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几案君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辛巳以第三人及第入翰林名益爆丐詩文者戶屢恆滿君濡墨伸紙無不滿其意而去如李衛公行雨手中一滴平地一尺又如左元放斗酒束肺萬人皆得周足而器中酒脯自如世咸以此服君然君瘠而木強雖以才爲諸鉅公所欽慕而杜門一編翛然自遠其於榮利泊如也旣而出守鎮安調廣州擢貴西道所至絕苞苴勤撫字能不負所學中間嘗奉命赴滇在征南幕下參軍事短衣匹馬出入蠻烟瘴雨中帷幄借籌多所贊畫事竣回任口不言勞及以讞獄事罷吏議天子稔君才特命引見而君以太恭人春秋高乞假歸里修潔白之養今且五六年不汲汲於仕進統君生平出處蓋庶幾不愧爲完人此豈僅僅以詩文自表見者哉然君詩則自出都後且益工蓋天才踔厲其所固然而又得江山戎馬之助以發抒其奇當夫乘輶問俗停鞭覽古興酣落筆百怪奔集故雄麗奇恣不可逼視雖欲不傳不可得也余與君相識在甲戌會試風簷中已而同官中書先後入詞館九衢人海車

馬喧闐。吾兩人時復破屋一燈，殘更相對，都無通塞升沉之想。今握手十餘年，而大集之序，不以他屬，而以屬余，蓋以酸鹹之嗜，兩人有同味焉。關河迢阻，良晤爲難。何日更得剪韭細論，開口而一笑也。昔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二月同年弟鉛山蔣士銓拜撰。

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耘菘觀察獨自居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耘菘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讛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耘菘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耘菘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手睡諉詩序一如耘菘擷卷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鬪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耘菘之於詩目之所寓卽書矣心之所之卽錄矣筆舌之所到卽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卽闡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鶩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闢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唐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騁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

曠公輸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耘菘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耘菘從征演微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耘菘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甯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臯禹之歌不 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間架鈍根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耘菘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耘菘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即耘菘之所以謝卻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乾隆五十年乙巳夏五隨園老人袁枚拜序

序

曩庚辰與耘菘訂交塞山行幄中握手談藝甚歡明年耘菘第三人及第領史職公私事冗不得恆會合比予奉諱南歸別已二紀矣耘菘則從詞垣特簡爲廣西鎮安郡守會大軍征緬甸又奉命從大將軍果毅阿公出邊及回任調守廣東之廣州府又擢貴州貴西道觀察歸田以來編刻所爲詩約二千篇寄予序之予雒誦一周其在朝之作所交之友皆吾友所歷之境皆吾境予語所不能道者耘菘若代吾道之老病局縮鄉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今乃舊遊歷歷影現心目省憶生平欣然以喜其出塞之作境奇詩益奇皆人耳所未聞目所未覩恍挾我之尻輪神馬而翱翔乎萬里之外快矣哉鄙吝爲之頓消而神智爲之頓擴也吁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菘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於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浮深言之不見其鬱悶當其得意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又如大阿出匣寒鋒百道茲非其才爲之與而不知其妙緒獨抽排粗入細正多膩旨妍思溢乎文句之外而未嘗徒以馳騁爲能事也且耘菘之境則又異甚夫在廊廟臺閣則有應奉經進頌禱密勿之詩在軍旅封圻則有贈酬告諭紀述揚厲之詩在山林田野則有言情咏物閑適光景之詩茲數境者人鮮克兼之若耘菘旣兼之矣承恩優渥歟歷中外出處兩

得有境以助其才，有才以寫其境。而耘菘之詩出焉，能不爲近時一大宗哉？予胸臆結約，固無奇也。投老一壑泥水，自蔽日以頹惰爲之曳，叟卻走退舍避之矣。若夫水邊林下，扶杖逍遙，與耕夫漁父歌咏太平，此予近年所得也。而今此境則又爲耘菘所兼，予又何能測耘菘之所至耶？乾隆乙巳長夏，同學弟王鳴盛西莊氏拜譏。

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於枘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爭。實啓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踏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真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繁。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袋之誚乎。夫惟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自成爲一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蚤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傾刻數千言。當寧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演徼。觀察黔西。簿書填委。目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即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即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

歐北詩鈔序

一〇

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憑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自信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托於老氏之知止焉耳。試質之耘菘。其以吾言爲然乎否。乾隆庚戌四月既望。同年弟嘉定錢大昕序。

序

語有之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豈以時易過而境不留耶。吾嘗疑之矣。白傅之於元相也。格調既合。工力亦相埒。而其言曰。伐石者觀劙迹。發矢者聽弦聲。兩公之心力必有專至微眇而不易以告人者矣。歲己卯庚辰間。予與耘菘先生鄰居。寄園舊址。日夕過從。譚藝癸未春。同校藝禮闈。夜聞君吟嘯聲。與諸桐嶼聯句。至百韻。達旦相示。才氣橫溢。辟易萬夫。比出闡數日。耳側猶作碎訇磕擊聲。欲出一二語以舉似之。而竟未得間。後八年。予視粵東學政。而耘菘守廣州。辛卯秋。遷貴州兵備道。將受代未行。一日。獨與畫師吳水雲買小舟。探羅浮華首。冲虛諸勝。予時試諸郡畢。日坐使廡藥洲上。想君詩思。渺邈在海天雲石間。亦欲於贈行時題記數語。又未得遂也。今耘菘之詩。裒然成帙。旣登於梓者。二十七卷。郵寄示予。且屬以一言。君方掌教邗江之上。而予於二千里外。披誦前後。諸什坐臥不能去。宜有以發揮集中之所得矣。然旬日以來。把卷馳灑。如見先生雙眸射人。搖鄰撲颺於烟月之間。而其詩境。肆元奇宕。音在空外。昔人評魯公書。力透紙背。與褚河南書。用筆高出紙上寸許者。其理正同。吾安得執一解以印定之。所謂欲着言詮。輒落邊際。視往日之匆匆未暇舉似者。又不同也。它日晤耘菘。對案伸紙。必有所以相質者矣。乾隆歲次乙巳秋九月旣望。同學弟大興翁方綱拜書。

序

成詩易。成家難。成名家易。大家難。一篇一聯一語之傳。流播人口。有發篋而視之者。澌然盡矣。小集中集。總集之傳。抄撮人手。有奪幟而樹之者。退然沮矣。有如海之才。而又深之以學。讀萬卷。行萬里。耳目睹記之所及。心思智計議論之所發。皇推倒開拓。惟我所向。一編既出。使人不名我以家。而不得亟名我以家。而不得。而家於是乎成。成於是乎大。大陽湖趙君耘菘爲予館閣前輩壇坫所至。辟易萬夫。閒闢以來。兩更歲甲。其間江山之涉歷。風土之揚擁。士馬芻糧之諏議。與夫量移遷擢。諗養歸棲之迹。一一發之於詩。因合向所爲詩曰甌北集者。刻成示予。而徵序至再。予以君有老年。不向人求序之句也。又以松泉少師序之二十九年以前。心餘編脩序之九年之前。旣傾倒推挹。而無可以贅說也。姑以其名集之義測之。或曰。交趾周駘越秦時曰西甌。或曰。今珠厔儋耳古謂之甌人。君以領郡兩粵間。勞心撫字。不忍忘其地。或曰。古卜相故事。書姓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君早直機庭。嫋內制。旣入翰林。天子稔其名姓。俾守鎮安。贊定邊將軍永昌幕府。調廣州擢貴西道。故雖以疾告。而不敢忘其用。或曰。唯唯否否。君智計如鴟夷。談吐如滑稽。其以名集。猶之缶鳴瓶甄洞。而甌北則猶之硯北也。甌之材徵諸土。候諸火。其以爲深盈者。從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自關而西。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也。其以爲小者。從方言鎔瓶謂之盎。其小者謂

之升甌也。甌於缶爲大。而許叔重專以容升之甌當之。猶爾雅甌甌謂之缶。注甌甌小罍。長沙謂之缶。不知甌甌固培婁之轉。而甌從區區實四豆。豆實四升。不得概以謂小。若甌若罍若瓶。雖屬缶。而亦冶金爲之。在埴之土。惟陶者之所甄。在鎔之金。惟冶者之所鑄。君之爲詩。各隨乎濃淡奇正短長高下之宜。而有以極其致。屈步之蟲。漫畫之鳥。予方內愧。而不敢以報焉。然予不能有大家之才之學。而心易夫名家。讀近時諸家詩。如君者。不一二數矣。茗香酒熟。手是編而細論之。君其不以予爲甌脫而棄之也。夫乾隆乙巳六月二十一日館侍南匯吳省欽撰。